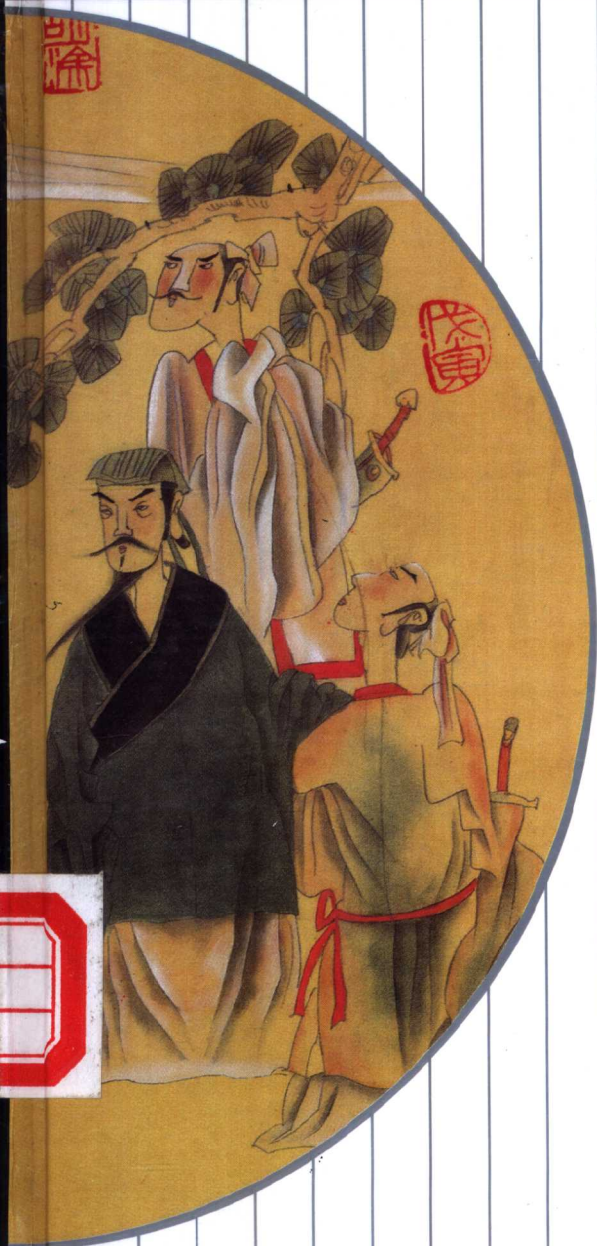


中国古典小说普及丛书

〔明〕

方汝浩 编撰

禅真逸史



中國文學史綱要



中国古典小说普及丛书

禅真逸史

〔明〕方汝浩 编纂

思陶 贺伟 海卿 校点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250001）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3 印张 4 插页 419 千字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ISBN 7—5333—0659—7

I·207 定价：10.40 元

题奇侠禅真逸史

六朝固多奇迹，而传灯法未数见焉，岂逃禅者尽陋，不足录欤！兹于南北史得奇侠禅真帙，醇心侠骨，表表亭亭，谓禅可，谓非禅可，幻而真，殊异俗之落障魔而耽空寂者。于品总成其为逸民，于书洵成其为逸史。其间挽回主张，寓有微意，只当会于帙外，不可泥于辞中也。余署润州，簿书之暇，大为击节，谨以数言弁首，作一指禅。

奉政大夫工部都水清吏司郎中提督通惠河道古越徐良辅撰

读禅真逸史

唐太史令傅奕撰

夫佛者，拂人之性，无父无君，夷教也，不容于尧舜之世。崇之，是戮民也。予读禅真集，见其彝伦攸秩，节义侃凛。使其人援其道而施于国，何倾弗定？顾重抑之，俾不获申，悲夫！其功业稍著于门人，然亦深自韬晦若澹然者，逃禅者也，非溺禅者也。

禅真逸史凡例八条

一是书虽逸史，而大异小说稗编，事有据，言有伦，主持风教，范围人心。两朝隆替兴亡，昭如指掌；而一代舆图土宇，灿若列眉，乃史氏之董狐，允词家之班马。

一书称通俗演义，非故谐谑以伤雅道，理奥则难解，辞葩则不真，欲期警世，奚取艰深。旧本意晦词古，不入里耳，兹演为四十回，回分八卷，卷牖八卦，刊落陈论，独标新异。

一史中圣主贤臣，庸君媚子，义夫节妇，恶棍淫娼，清廉婢直，贪鄙奸邪，盖世英雄，么麽小丑，真机将略，诈力阴谋，释道儒风，幽期密约。以至世运转移，人情翻覆，天文地理之征符，牛鬼蛇神之变幻，靡不毕具。而描写精工，形容婉切，处处咸伏劝惩，在在都寓因果，实堪砭世，非止解颐。

一史中吟咏讴歌，笑谈科诨，颇颇嘲尽人情，摹穷世态。虽千头百绪，出色争奇，而针线密缝，血脉流贯，首尾呼吸，联络尖巧，无纤毫遗漏，洵为先朝名笔，非挽世效顰可到。缕析条分，总成就澹然三子、禅真一事。

一图像似作儿态，然史中炎凉好丑，辞绘之；辞所不到，图绘之。昔人云：诗中有画。余亦云：画中有诗。俾观者展卷，而人情物理、城市山林、胜败穷通、皇畿野店，无不一览而尽，其间仿景必真，传神必肖，可称写照妙手，奚徒铅槧为工。

一此书旧本出自内府，多方重购始得，今编订，当与《水浒传》、《三国演义》并垂不朽，《西游》、《金瓶梅》等仿之，劣矣。故其剞劂也，取梨极精，染纸极洁，镌刻必抡老手，镌勘必悉虎鱼。诚海内之奇观、国门之赤帙也。具眼当自识之，毋为鸱鸣莛断者所瞽。

一爽阁主人素嗜奇，稍涉牙后辄弃去。清溪道人以此见示，读之如啖雪梨，自不能释，遂相与编次评订付梓。嗣有古文华札，丽曲新声，脍炙人口者若干卷，未行于世，并欲灾木以公同好，先以此试一啖云。

一史中圈点，岂曰饰观，特为阐奥。其关目照应、血脉联络、过接印证、典核要害之处，则用。或清新俊逸、秀雅透露、菁华奇幻、摹写有趣之处，则

用。或明醒警拔、恰适条妥、有致动人处，则用、至于品题揭旁通之妙，批评总月旦之精，乃理窟抽灵，非寻常剿袭。

古杭爽阁主人履先甫识

禅真逸史目次

第一回	高丞相直谏辟邪	林将军急流勇退	1
第二回	钟爱儿圆慧出家	梁武帝金銮听讲	9
第三回	林长老除孽安民	丘县尹荐贤礼释	18
第四回	妙相寺王妃祝寿	安平村苗二设谋	26
第五回	大侠夜阑降盗贼	淫僧梦里害相思	33
第六回	说风情赵尼画策	赴佛会赛玉中机	43
第七回	绣闺禅室两心通	淫妇奸僧双愿遂	53
第八回	信婆唆沈全逃难	全友谊澹然直言	65
第九回	害忠良守净献谗	逃灾难澹然遇旧	77
第十回	贪利工人生歹意	知恩店主犯官刑	86
第十一回	弥勒寺苗龙叙情	武平郡杜帅访信	94
第十二回	都督巧计解僧头	守净狠心验枕骨	102
第十三回	桂姐遗腹诞佳儿	长老借宿擒怪物	115
第十四回	得天书符救李秀	正夫纲义激沈全	127
第十五回	佞子妙相寺遭殃	奸党风尾林中箭	137
第十六回	夺先锋诸将斗勇	定埋伏陈玉鏖兵	146
第十七回	古峭关啜守存孤	张老庄伏邪皈正	155
第十八回	梁武帝懊谏纳降	虞天敏感妻死节	168
第十九回	司农忠愤大兴兵	梁武幽囚甘饿死	180
第二十回	都督冥府指翁孙	阿丑书堂弄师父	189
第二十一回	窃天书后园遣将	破妖术古刹诛邪	200
第二十二回	张氏园中三义侠	隔尘溪畔二仙舟	214
第二十三回	清虚境天主延宾	孟门山杜郎结义	225
第二十四回	伏威计夺胜金姐	贤士教唆桑皮筋	233
第二十五回	遭屈陷叔侄下狱	反囹圄俊杰报仇	243
第二十六回	山径逃踪锄秃恶	黄河访故阻官兵	252

第二十七回	计诈降薛举破敌	图霸业伏威求贤	261
第二十八回	汤府丞中计被俘	杜元帅纳言正位	270
第二十九回	轩辕庙苏朴遭擒	延州府伏威遇弟	277
第三十回	沈兰劫寨陷全军	牛进迎街惩大恶	286
第三十一回	报仇沥血祭先灵	释怨营坟安父骨	295
第三十二回	张善相梦中配偶	段春香月下佳期	307
第三十三回	计入香闺赠异宝	侠逢朔郡庆良缘	319
第三十四回	善相破法斩冯谦	士开解围推段帅	331
第三十五回	元帅兵陷苦株湾	众侠同心归齐国	340
第三十六回	双玉人重逢合卷	三义侠衣锦还乡	348
第三十七回	罗默伽肆凶受戮	尹氏女尽节还魄	361
第三十八回	土地争位动阴兵	孽虎改邪皈释教	369
第三十九回	顺天时三侠称王	宴李谔诸贤逞法	380
第四十回	禅师坐化证菩提	三主云游成大道	392
校点后记			405

第一回 高丞相直谏辟邪 林将军急流勇退

诗曰：

魏帝逃禅建法幢，诸臣媚主激忠良。

纵横铁骑人难敌，婁直金銮气莫当。

不肖游田残稼穡，英雄肮脏厉刚肠。

急流勇退真豪杰，乐道逍遥云水乡。

话说梁武帝即位以来，酷信佛教，崇尚虚无，长斋断荤，日止一食，轻儒重释，朝政废弛。至天监十六年，诏宗庙用牲牢有累冥道，今后皆以面易之。识者知其为庙不血食。遍处建立寺庙，改元大通，舍身同泰寺，群臣以钱亿万贖之。后贤有诗讥之曰：

梁武不知虚寂道，却于心外觅真禅。

弑君篡国皆甘忍，煦煦求仁奚裨焉！

梁武帝于大通十一年正月，敕禁城内造一大寺，名曰妙相寺，极其壮丽宽敞，颁诏天下文武官员，荐举才德兼全高僧二员，为本寺正副住持。消息传入东魏，来时魏主临朝，闻奏“梁主建寺招僧，舍身作善”一事，暗暗称羨。问侍臣道：“朕亦欲洛阳城外效梁主所为，也创一个大刹，筑起浮屠，召高僧广行法事，上祝皇太后圣寿无疆，下亦可祈黎民之福，卿等以为何如？”众臣等一齐俯伏赞扬道：“陛下立此善愿，上延圣寿，下庇苍生，乃天地仁孝之心也！”魏主大喜，颁召工部知道，择日兴工。朝内大小官员见了旨意，尽皆不悦，同聚集渤海王府中商议此事。

却说渤海王乃是东魏大将军左丞相，姓高名欢，因立清河王世子善见为帝有功，故封王爵，赐袞冕九锡剑履上殿。当下众官见了高欢，礼毕，共禀此事。高欢低首无言，沉吟半晌。正与决不下，只见班部中闪出一员大将，高声禀道：“皇上新登大宝，众心惶惶，正宜澄心窒欲，求贤礼士，宵衣旰食，以副民望，以保金瓯。今乃不明君道，反信异端，建寺筑塔，劳民伤财，甚非治体。主公为朝廷柱石，若不极言谏阻，则社稷险危，恐非大臣事君之道也。”众官视之，却是镇南将军林时茂也。这将军身长八

尺五寸，碧眼虬须，状貌魁伟，膂力绝伦，猿臂善射，箭不空发；使一枝方天画戟，无一个对手；能骑劣马，上阵如飞。立性鲠直，临事不苟。妻戈氏，甚相恩爱，蚤亡，誓不再娶。昔曾随高欢出征，与尔朱世隆大战。高欢兵败，尔朱世隆率军赶来，林时茂匹马截住，世隆部下六员健将岳铭、程廷锡、王骄、陶钊、尔朱世宁、尔朱敬一齐来战，林时茂独战六将，一戟将尔朱敬刺死回阵。五将奋怒力追，林时茂又回身一箭，将程廷锡射于马下，翻身又战四将。尔朱世隆在山上指麾众军，重重围裹。林时茂撤了四将，一马奔上土山，势如猛虎之入羊群，无人敢当，被他直杀上山顶。尔朱世隆措手不及，林时茂箭到，早中左足，翻身落马，众将校拚死救出，四将亦不敢恋战，救护主将而去，因此高欢得脱大难。班师之后，重加擢用，升为镇南将军，参赞军务。此后屡建大功，不能尽述。

当日，高欢听了林时茂之言，心下大悦道：“将军所言，甚合孤意，明日早朝必当面诤，皇上如不听孤言，只索挂冠而去。”众官俱各欢喜讫。次日，魏主临轩，百官齐集，有诗为证：

龙烟日暖紫重重，宣政门当玉殿东；

五刻阁前卿相出，下帘声在半天中。

文武官僚皆随着渤海王高欢朝见已毕，高欢俯伏金阶奏事，魏主令内侍扶起，钦赐坐下。其余宰臣侍立丹墀。高欢道：“臣昨见圣谕，欲建寺筑塔，延召僧众，不知陛下圣意将欲何为？”魏主道：“皇太后年高多恙，朕欲创寺召僧，广修善事，为太后祝寿，以尽人子之心耳！”高欢道：“陛下为皇太后祝寿，此乃尧舜之心，但寿算在天，非释氏所能延。孝道在人，亦非佞佛所能尽。皇上聪明睿知，岂不闻帝王之孝，有虞舜可师，文武可法；布衣之孝，有圣门曾、闵，贤士奇、莱，皆未尝谄佛修行以为善事。若夫持斋诵佛，造寺妆金，乃异端惑民之术，非圣主所宜留心也。若尊释教以为孝，则舍本而务末矣。”魏主道：“朕闻藏经有云：一人成佛，九族升天，往生净土，能超万劫。又云：帝王相继以治天下，皆缘罗汉托生。可见佛力无边，为三教之首。相国反言其异端惑民，恐非确论。”高欢道：“陛下身登九五，务要清心寡欲，亲贤远佞，成就圣德，何故信此虚浮妄诞之教，以为修善也。必有奸党蛊惑圣聪者，臣请为陛下解之。夫佛氏崇尚虚无，绝灭人伦，悖逆天理，误天下之苍生者也。人禀阴阳之气，则生生化化，终始不穷，理所必有。假令尽皈佛法，则灭而不生，人无遗类，成何世界？世俗子女难育，故藉佛老之教，以冀延旦夕之命，出

乎不得已，谅非其本心也。虽然披缁削发，而男女之欲，人孰无之？不能遂其所愿，轻则欲火煎熬，忧思病死；甚且翳墙窥隙，贪淫犯法而不之顾。至于佛会之说，其恶尤著，科敛人财，聚集男女，阳为拜佛看经，暗里偷情坏法，伤风败俗，紊乱纲常，莫此为甚；其罪一也。天地生物，以滋养人群。若从释氏戒杀之说，则兽蹄鸟迹，充斥宇宙；鱼虫鳞甲，填满江河，人生又何赖焉？此尧舜之所焦劳而治者也。坐关实无罪之囚，讲经为聚物之藪。持戒者，是贪官污吏忏悔之私门；削发者，乃强暴奸顽避罪之活路。圣人为民立教，士禄于朝，农耕于野，商趋于市，工习于艺，莫不尽心殚力，以资国家之用。惟此缁衲，暖衣饱食，游手好闲，口诵弥陀，心藏荆棘，蠹国害民，又莫此为甚；其罪二也。凡人既脱红尘，以皈净觉，则宜布衣蔬食，随缘而足。今之沙门，贪鄙万状，有如叩头乞食，剜肉点灯，屈膝桥栏，匍匐途路，沿门打坐，送渡求钱，丧廉失耻，此僧而乞丐以求富者也；书符咒水，请圣参禅，惯分缘簿，善说因果，摇唇鼓舌，此僧而幻术以求富者也；谭禅说法，塑佛印经，造寺建庵，修桥砌路，此又假公营私、托善缘以济所欲者也；至于涉险履危，梯山航海，贱入贵出，贸易开张，能思善算，以罔天下之利，此又僧而商贾者也；更若钻仓掘洞，鼠窃狗偷，据山掳掠，谋财害命，丧心肆恶，此则僧而贼盗者也；又若鬼计神谋，争田夺产，倚官托势，贿赂公行，争讼以求必胜，图谋以期必得，博弈赌钱，酗酒宿娼，逞无厌之欲，以为师徒衣钵计，此则僧而贪婪奸险、恃诈力以乱天下者也。僧为世蠹，又莫此为甚，其罪三也。负此三大罪，重佛何为？臣素奉教于贤人君子，振纲肃纪，崇正辟邪，乃圣明帝王相沿之法。释教之谬，实所未闻。臣愚戆，冒渎天听，伏乞圣涵。”

魏主闻奏，微笑道：“朕闻相国所言，已洞见缁流之妄，但佛称三教之魁，何也？往往显灵护国，阐法济民，亦似有益于人世，相国不可不察也。”高欢道：“臣闻上古圣主御世，惟以仁义为重，君臣敦睦于上，人民亲爱于下，故熙皞之治成焉。彼时佛老不尚，何助国济民之有？世祖永平年间，专尚释氏，远近承风，无不佞佛，十数郡中，共有一万三千余寺。后梁将陈庆之进兵荥阳，一路纵火，烧掠殆尽，佛苟有灵，何不显身救护，而使济民利国之身，化成灰烬？可笑世间愚夫愚妇，不辞跋涉艰难，远出烧香，徼福求祥。至于登山遇虎狼之噬，渡海遭风涛之溺，损躯丧命，悔恨无及。佛若有灵，又何不预先警觉以救之乎？设以此二端问彼愚人，彼必委之以数。夫既有一定之数，则事佛又何益焉？盖禅教易以惑人

者，生前谈果报之因，死后沦地狱之苦。富贵而修行，必获来生禄寿；贫穷而敬佛，能消往昔冤愆。女可转男，祸堪为福，犹恐智士达人不尊其说，故谬云谤经毁佛，必堕阿鼻。立此危言，以愚心志，举世受其迷妄，笼络而不觉，可胜叹哉！间亦有英雄杰士，功成名遂，而怀鸟尽弓藏之虑者，寄迹禅林，遨游云水，效子房之辟谷，仿通社之参禅，此明哲以保身，非实崇事于三乘也。陛下万民之主，社稷安危所系，正宜肃纲纪，正百官，承天顺民，创制立法，垂训百世，以为子孙不拔之业。岂可尊奉夷教，劳疲弊之民；靡费脂膏，构无益之寺乎？臣切为陛下不取焉！”魏主大悦道：“若非相国良言，几被众佞所误，烦卿传示诸臣，朕即敕旨不复建寺矣。”高欢谢恩出朝。当晚圣旨批黜近臣二员，田有思、郭洋削职为民，永不录用。朝野尽皆相庆，遍处播扬高丞相、林镇南有回天之力。因此，林时茂名扬四海，人人敬仰。止有高欢世子高澄心下不足，暗成仇隙。看官，你道高澄为何不足林时茂？原来高澄为人狠毒，性如烈火，酒色财气，博奕游猎，无所不至。侍妾数十，稍不如意，辄致之死；家丁童仆，打死无算。高欢每每教训，只是纵性不改，极好阿谀奉承，凡是逃亡死命无籍之徒，投他府中，尽皆收用。这一班人狐假虎威，残虐百姓，远近人民无不嗟怨。因父亲称扬林时茂才能，暗里不服，偏要灭他威风。

忽一日，正逢初夏天气，四月初旬，到处村乡田麦成熟，高澄带领一班棍徒，擎鹰逐犬，击鼓鸣锣，骑着高头骏马，径往东门外打猎作耍。凡是高山峻岭，无不游遍。哄至一山名系舟山，乃大禹治水时，曾系舟于此；山边有一石如环玦，故名系舟崖，满山树木，遍岭藤蔓，十分险峻。但见：

巍巍万丈，叠叠千层，四围翠柏参天，遍岭苍松蔽日。翠柏上但见猿呼，苍松顶惟闻鹤唳；昏邓邓云封山岫，黑沉沉雾锁山峦。榛棘里虎狼逐队，草丛中狐兔成群。呜呜咽咽，山禽鸣古树高枝；习习萧萧，岚气吐巉岩幽壑。深林蔚秀，从教健翻飞腾；大麓宽平，一任良材驰骋。惊心处，无非水怪山妖；触目间，尽是闲花野草。只见潺湲飞瀑布，屈曲路峻嶒。不闻鸡犬之声，罕见行人之迹，正是：攀藤附葛犹难上，涉险登危路怎行？

却说众人打猎赶上山顶，放鹰逐犬，正打围之间，只见一只大白鹿睡在草内，众人呐喊捕捉，那白鹿失惊跳起来，冲开人，径往山下奔去，真是个疾同鹰隼，快似流星。高澄喝众军士放箭，内中有一个善射的弓弩手，连忙弯弓搭箭，觑清射去，正中白鹿背上，这鹿带箭负疼，没魂的乱

窜，一直赶到山下田畈里。高澄与众人骑马一齐赶来，追得这鹿慌了，一味地乱滚，将这田内结成的麦子，尽皆滚倒，约有一二十亩宽阔。众人那里肯舍，不顾人田麦，呐喊围将拢来，钢叉苦竹枪，长刀大棍，并力乱戳，登时将这白鹿结果了性命。

高澄即教军士将索捆绑扛去，正要抬起，只见一人蓬头跣足，叫苦连天，两脚似碾车儿一般，飞也赶来。这人是谁？原来此人姓齐名德，就是本村农夫，正在沙沟里簪蟹，邻近牧童报说此事，慌忙跑来看时，众人兀自未散，见了这景象，不觉心内火生，腮边泪落，捶胸跌脚，痛哭道：“天呀！这几亩田麦，将已成熟，一家男女十余口性命，全赖此过活，如今被你众人踏倒了，怎生是好？”高澄怒道：“汝是甚人，敢这等撒赖无状？军校们，着实打这厮！”众棍徒听得公子喝打，一齐动手，却如众虎攒羊，将这齐德打得皮开肉绽，面肿血流，横倒地上。高澄还嚷道：“将这厮锁了，送到县家去！”此时，过往人众见齐德受亏，俱忿忿不平，奈是渤海王世子，何等势耀，谁敢向前？只得远远站立观望，互相唧唧道：“没天理！这时候，雷公那里去了？”

正在喧闹之间，只见林时茂骑一匹黄马，随着苍头，因往城外访友，打从系舟山前经过，见这伙人喧嚷，问苍头：“这是什么人，在此厮哄？”苍头打一看时，覆道：“高公子领着军士，打一个村夫。”林时茂就下马来见高澄。礼毕，问公子为何打这村人，高澄道：“林将军，你不知道，这狗才无状，不识尊卑，辱言秽骂，因此打这厮。”林时茂又问齐德道：“你这村人，为何不知上下，辱骂高爷？若送官司，罪责不小。”齐德大哭道：“老爷呀！你只看这些田麦就是了。”林时茂抬头看时，见满田麦子尽皆踹坏，惊道：“这却为何？”齐德道：“小人满家男女，全靠此田麦过活，被高爷带这伙不达事的军士，因捉鹿放马；将小人麦子尽皆踹坏。如今麦已成空，又被痛打，不如就死也罢！不然，日后免不得做个饿死鬼也。”说罢，号啕大哭。林时茂听说，激得怒气冲天，嚷道：“高公子忒没分晓！他的田麦被你人马踏坏了，人若无粮，岂不饿死？他来哭诉，出乎不得已，你们知事的就当赔偿、安慰他才是，为何反打他这般模样？忍心害理，不体民情！”高澄骂道：“你这狗职，也与村牛一样！汝在我父王麾下为将，是何等样抬举你！得到今日，不思报本，反与村牛分疏抵触俺，可恶！可恶！”众棍徒一齐嚷道：“这是什么鸟官，敢来触犯公子？”林时茂骂道：“都是你这伙无籍棍徒引诱公子，明日对丞相面讲，把你这干人尽

行驱逐，方豁俺胸中之忿。”高澄喝众人：“与我打这厮！”众军士见说，素知林时茂手段高强，都不敢动手。林时茂发话道：“今日不与你角嘴，明日早朝后，同你到会议堂高爷处说个明白。”回头吩咐齐德道：“你且去，俺明日将些银两赔偿你便了。”齐德磕头道：“深谢老爷恩德。”爬起来，一步一跌叫苦连天的自回去了。林时茂策马，带着苍头向西而行。这高澄带领军士，扛着大鹿，慢不为意，一头笑，一头骂，也进城中去了，众人领赏散讫。

次日，林时茂同众官早朝已罢，齐赴会议堂参见高欢，共议朝政，至巳时皆散。高欢将欲退堂，林时茂向前道：“总参有事禀上主公。”欢问：“有何事说？”林时茂将高澄打猎，踏坏民田，打伤齐德之情，从头至尾细说一遍。又道：“公子终日游荡，不理正务，淫人妻妾，僭人产业，为害不浅，不知何处寻来一伙无籍恶少，引诱公子，无所不为。若使圣上闻知，主公面上须不好看，速宜把这班棍徒流徙边远，晓谕公子改过，不惟主公之幸，天下亦幸甚矣。”高欢听罢，道：“孤已知道，将军请回。”林时茂拜辞自回。

高丞相上轿回府，厅上坐定，唤管门官进来，问：“公子在外，一向作何事业？”管门官道：“公子在府则攻书史，出外则习弓马，并无他事。”高欢怒道：“总是你一班蠢才，蒙蔽引诱，若不直言，先斩汝首。”管门官见丞相发怒，惧怕只得跪禀说：“公子近来与一伙花拳绣腿无赖之徒，终日饮酒作乐，出猎游戏，常打乡村百姓，坏了田中禾稼，吃了人家鸡犬，这些百姓一来感老爷德政，二来惧老爷法度，敢怒而不敢言，街坊上纷纷说公子的过失。此事是实，余者不知。”高欢将管门官喝退，当下怒发冲冠，坐在堂上。午牌时分，只见高澄醉醺醺回来了，高欢骂道：“你这畜生，在外做得好事！若非林总参禀知，几被汝所误。”喝令军士拿下斩首。原来高欢的军令极严，众军士不敢不遵，只得将高澄松缚了。且未动手，早有人报入衙里，只听得咣地一声云板响，传出堂来，夫人请老爷议紧要话。高欢带怒退入私衙。原来这高欢的夫人娄氏，所生四子，独爱高澄。当下闻报，惊惶失措，急请高欢劝道：“丞相差矣！父子天性之恩，况儿子不犯军法，何故致之死地？只是训海一番，教他改过便了。”高欢道：“夫人不知，这畜生带领一起棍徒，在外生事害民，非止一端，为祸不小，异日干出事来，孤与夫人为他所累。今日不若早除，免致后悔。”言罢，即传令刀斧手速斩报来。娄氏双膝跪下，道：“看妾薄面，饶他死

罪，但重责这畜生，戒他下次。把这些无籍之徒重治，连夜配发远方，无人引诱，便没后患。”高欢思想一会，道：“夫人请起，孤自有处。”即出堂叫军士拿转不肖子来，开了绑跪下。喝道：“你这畜生，罪不胜诛！且看夫人之面，把你这头权寄在颈，已后再蹈前辙，必然诛戮。今日死罪既饶，活罪不恕。”教军士行杖，众军士跪下道：“公子虽然犯罪，小的们焉敢行刑？”高欢喝散军士，令虞侯带进衙里，自打至数十余下，怒气不息。夫人又力劝，方才住手，随将高澄监禁在书房，不许足迹出门。当晚升堂，凡是高澄平日亲近的军士、相随的棍徒，尽发有司问罪，驱遣刺配。又着虞侯赍白银十两送与齐德。因此乡村百姓互相传扬，感叹林时茂的恩德。

且说这高澄监禁在书房中，闷闷不已，又无一个心腹人在身畔，咬牙切齿，深恨林时茂痛入骨髓，只待身子挣扎些，决寻衅隙害他性命，方泄此恨不题。再说林时茂已知高澄被父责打，棍徒俱已赶逐，心里暗想：“是我一时路见不平，将此事对丞相说知，这伙凶徒赶逐却也罢了，只是他父子至亲，高澄虽然被责，日后相合时必进谗言，终须有祸，不如及早寻一个避祸计策。”心下踌躇半晌，点头道：“是了！是了！俺如今妻妾双亡，又无男女，单只此身，平生不知害了多少生灵性命，罪业深重，今此一计，一者避祸保身，二者消魔解瘴。想这魏国里安身不得了。闻知梁武帝最重佛教，不如走入中国，削发为僧，逃灾躲难，免遭暗害。”当下顶将金银财物藏顿匣内，随身衣服包裹停当，又修下一封辞职的文书。次日，聚集本衙虞侯、军士人等，吩咐道：“俺今日要去访一亲故，路途遥远，来往须费月余，若辞丞相，必定羁留不放。俺今不辞而去，汝众人须要谨慎，各守执事，如丞相爷差人问时，有书一封，着个精细的去呈上，自然明白，不可有误。”吩咐毕，即改换衣装，扮做道人模样，令一苍头向上挑了行囊，一主一仆悄悄离家，出了城门，往东南而进。

且不题林时茂主仆二人远行，再表往事。梁朝建康城外，有一村民，姓钟，名子远，取妻朱氏，两口儿极是好善，年至四十余，并无子嗣，典田卖地，斋僧塑佛，不吝施舍，愿求子息，接续香火。梁武帝普通二年，朱氏忽作一梦，梦一猛虎入宅，因而有孕，于十二月初五日丑时产下一子，生得眉清目秀，相貌奇俊，人人称羨可爱，就取名叫做爱儿。年至七岁，聪明乖巧，无所不知，读书过目成诵，只是禀弱多病。一日，钟子远在家无事，与朱氏商议道：“我与你两个年纪许大，求神拜佛，生得这个

儿子，虽然聪明，却是常有疾病，未知养得成人否？毕竟我夫妻二人，命里不该招子，以此多恙。闻得过继在外，改姓移名，便养得大，不如将爱儿送与近村寺院，出家为僧，不但他有所倚靠，抑且我和你存这点骨血，死亦瞑目，未知你心下何如？”朱氏道：“儿子是你生的，由你主张。但是千难万难，只得这点骨血，如今送他出家，心下一时怎地割舍？倘有缘遇得个忠厚的师父，庶可度日，若撞着不知冷热的人，朝捶暮打，教我如何放心得下？”子远道：“浑家，你的言语也说得是，且不必性急，慢慢地打听，择一个忠厚老成的师父，送与他便了。若无好的，且留在身边，另作区处。”也是这爱儿命该出家，子远夫妇商议之后，未及半月，一日子远往地上灌种，将及已牌，朱氏闭上门，正要厨房内整治午膳，只听得有人敲门，朱氏笑道：“老人家终不耐饥，出门不多时，就回来吃午饭了。”走出来开门看时，原来不是丈夫，却是一个年老的和尚。朱氏看那长老时，生得：

眉长耳大，体健神清，手持小磬，项挂数珠，身穿一领不新不旧褐衫，脚着一双半黑半黄僧履，却是阿傩降世，犹如弥勒临凡。

原来这和尚是本村圆慧寺中法主，姓闾，法名智觉，每常来钟家打斋米的。这长老合掌向前，叫一声：“施主，问讯了。”朱氏连忙回礼道：“师父请坐。”智觉坐下，击动小磬，诵了数卷经，念了几句咒，吃了茶，问道：“钟檀越那里去了。”朱氏答道：“他去地上种菜，还未回来。”智觉又问道：“二位施主都一向安乐否？”朱氏道：“仗托三宝庇佑，遣日而已。”正说之间，只听得笑声渐近，却是爱儿读书回来，对和尚唱个喏。智觉回礼道：“好位小官，回来吃午饭了。”爱儿道：“师父猜得着。”这智觉定睛看了一会，猛失声道：“咳！咳！可惜！”朱氏问道：“师父为何叹惜？”智觉道：“施主莫怪，贫僧有一句话，不好出口，只怕施主见责。”朱氏道：“师父有话，但说不妨。”智觉道：“令郎相貌甚清，只嫌额角上多了一块华盖骨，此为孤相。若在俗门中，恐无受用，又且寿夭。贫僧有一个救他的道理，但恐施主见怪，故此失声叹惜。”朱氏道：“多承师父好意，指示迷途，焉敢见怪？”正说话间，钟子远回来了。智觉即起身问讯，袖米相别而去。子远吃饭毕，依旧往地上种作，直至天晚方回。临睡时，问浑家道：“日间曾有人来寻我么？”朱氏道：“并无人来。有一事说起倒也凑巧。”子远道：“甚事凑巧？”朱氏道：“就是日间看经的长老，把爱儿相了半晌，蓦然叹道‘可惜’，我问他为何叹惜？他说‘好一位清秀贤郎，